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戰國列傳第七
上

十三三七

列傳第七

通志九十四

戰國

孟嘗君

平原君

虞卿

樂毅

廉頗

藺相如

趙奢

李牧

信陵君

春申君

屈原

秦

呂不韋

李斯

蒙恬

戰國



孟嘗君姓田氏名文父曰靖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及宣王九年以嬰為相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命受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

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袒裼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嬰以文為太子嬰

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而文代立是為孟嘗君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
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
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
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
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
為飢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
劉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於客無所擇皆善遇之
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

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
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
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
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
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
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
君入秦昭王即以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
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後秦秦其危矣於是昭王乃
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

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子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
千金天下無雙入秦已獻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
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
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
姬姬為言昭王釋之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
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
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
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
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

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一人拔子孟
嘗君於難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
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梧然也今視
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
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子孟嘗君孟
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子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
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
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
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

君危之君不如今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
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今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
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令楚王割東國
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患秦秦
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
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
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
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
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子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

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子孟嘗君問之對曰
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子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
數年人或毀子孟嘗君於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
劫湣王湣王意疑子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
上書言子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
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子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
召子孟嘗君子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
亡將呂禮來相齊欲困蘇代蘇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
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

親弗人
姓名

相呂禮者

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
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
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
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子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
嫉害於孟嘗君子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
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
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
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
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

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
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
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
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子孟嘗君子孟嘗君
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湣
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
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子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
為子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子孟嘗君絕嗣無後
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躡而見之子孟嘗君曰先生遠

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子孟嘗
置傳舍十日孟嘗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
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絃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
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
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
入乘輿車矣五日子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
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暮年
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餘
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

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
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孟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
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驩而請之曰賓客不
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
錢於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心今恐食客不給願先生責
之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
乃多釀酒肥牛召諸取錢者以肥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
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券乃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
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坐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

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
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公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
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一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
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
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
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
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准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
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去日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
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

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
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
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美聲也君何疑焉子孟嘗君乃
拊手而謝之時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子孟嘗君名高其
主而擅齊國之權於是廢之諸客見子孟嘗君廢皆去馮
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
益廣可乎子孟嘗君乃約車敝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
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而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
齊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雌雄之

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
 可以無雌而可驪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
 曰聞之驪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
 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
 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肯為雄哉君急使使載幣陰
 迎子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之則雌雄之
 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
 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燕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
 結勒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勒西入

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雌雄之國秦彊則
 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
 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
 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
 秦使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
 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
 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
 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
 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

齊還車而去矣自子孟嘗君廢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
驩迎之未至孟嘗君太息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
食客三千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
去莫相顧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
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結轡下拜孟
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驩曰非爲客謝也爲
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
愚不知所謂也曰夫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
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
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門者掉臂而不顧非
好朝而惡暮也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
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子孟嘗君
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也

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

諸子中勝最

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
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
家民家有甃者槃跚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
笑之明日甃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

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
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
笑應曰諾嬖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
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
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未嘗敢
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
嬖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於是平原君乃斬笑
嬖者美人頭自造門進嬖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
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
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
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
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
定從而還士不必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
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
平原君曰請備負而行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
於此矣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譬
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左右
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

先生留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
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偕十九
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
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
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案劍歷階
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
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
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
何為者也毛遂案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
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矣王之命懸
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
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
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
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不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
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
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
不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

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笑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

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邯鄲傅舍長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衣褐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

有盡散以享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

從之遂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
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
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
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
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
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
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
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
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
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
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
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
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繇公
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

躡草履也
簦長柄笠

說趙孝成王

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虞卿

食邑
於虞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

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
 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
 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
 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
 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
 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
 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
 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
 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

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
 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
 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
 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
 秦既解邯鄲圍王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
 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
 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
 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以送
 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

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與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

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

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師說也王脊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

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
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
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
付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
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
慮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
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
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
之卑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

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
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
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
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
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
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
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
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
未有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

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平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臣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

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不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嚙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燕趙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

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

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聞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殺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

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

通志卷之七
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
之舉也見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
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
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
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
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
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
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

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
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
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
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
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
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剗丘之植植於汶滄自五伯以
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
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
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

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郡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前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

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

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

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以勇氣聞於諸侯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兵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二十年秦王使使者要趙王爲澠池之會趙王不敢不行以藺相如從廉頗送王至境而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

王以絕秦望王許之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頗伐魏之幾邑拔之後三年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孝成王五年秦左庶長王齕攻韓因攻趙趙使廉頗距之於長平四月頗犯秦斥兵趙裨將茹為斥兵所斬六月秦陷趙軍取其二將四尉七月趙軍築壘以守之秦又攻其二壘取二尉奪其西壁頗乃堅壁以待之秦數挑戰趙兵不出秦人患之六年秦相應侯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君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頗軍數敗亡而又堅壁不敢戰

聽間言故以括代頗秦役白起為將於是殺括趙喪兵眾四十五萬於長平自後燕人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可舉趙矣遂擊趙趙使廉頗距之大破燕軍於鄢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以和乃聽之趙以尉文邑名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矢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

王立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樂乘走頗遂奔魏之
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
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
得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
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
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
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
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
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頗卒死于壽春

藺相如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
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
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
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
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
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
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
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
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

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
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
竊以為其人之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相如
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
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相如曰
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
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
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
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

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
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
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
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
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
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
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
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感以
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

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
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
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
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為
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
也趙王恐不敢不獻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
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
奪遂許齋戒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
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亡歸璧于

趙秦王齋五日後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
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
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
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
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
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
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
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
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

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以相如從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

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

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君與廉頗同列今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爲弱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

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宰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惠文王二十八年相如爲將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

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
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
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
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
實趙惠文王二十九年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
問曰可救不對口道遠險狹難救又召問樂乘乘對如
頗言又召問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
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
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

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
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
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
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
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
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曰內之
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
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受鈇質之
誅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

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
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
而歸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奢於是與廉
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
秦與趙相距於長平時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
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
不肯趙王信秦間之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
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信之遂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
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

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遂將之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
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
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
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
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
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
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
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
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

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
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
無隨坐乎王許諾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
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
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饑相食括出銳卒自搏戰秦
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
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
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圍乃得解趙王以括母先言竟
不誅也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趙孝成王時常居代鴈門備
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
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
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
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
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
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
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王彊起之牧
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

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
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
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
蒲野匈奴小入詳此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
率眾來入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太破殺匈奴十
餘萬騎滅檐檻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
匈奴不敢近趙邊城悼襄王元年廉頗亡入魏趙使牧
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
秦攻趙殺其將卮軻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牧為
大將軍擊秦軍於亘安大破之走其將桓齮封李牧為
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
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
趙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使趙
葱及齊將顏聚代牧牧不受命趙使人徵捕得牧斬之
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王遷
及顏聚遂滅趙

信陵君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安釐王異母弟也故謂
之魏公子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

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
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上無
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言置其驕士士以此方數
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
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
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
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
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
曰公子何以知之對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

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是以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
之賢能不敢任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
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
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
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
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於公子上坐不讓欲
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
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
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

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蒲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
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
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
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
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
騎自迎嬴於稠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
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
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以公子為長者
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

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於屠間耳公
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安釐王二十年
秦破趙長平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夫人數
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
衆救趙秦王使使告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
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
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
屬於魏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
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

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
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
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
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
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
狀辭訣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
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
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
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

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
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
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然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
生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
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自王以下欲
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
頭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
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
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

如姬果盜晉鄙兵符予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
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
兵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
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
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矍眊宿將往恐不聽必
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
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問之所以不報
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
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

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
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
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
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推殺晉
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
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
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
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軻矢爲公子先引趙王
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

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訣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刎
魏王怒公子之盜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
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
公子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之公子聞之意驕矜而
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
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
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
功矣於魏則未得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
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婦

